

圣胡安 — 联合会议：NCSG 与 ICANN 董事会
大西洋标准时间 2018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二 — 8:30 至 9:30
ICANN61 | 波多黎各圣胡安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大家早上好。

这是选区日的首场会议，由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NCSG) 和 ICANN 董事会联合召开。

为了方便会议记录，我们需要快速自报一遍家门，让大家认识我们。

那么，从丝黛芬妮 (Stephanie) 开始如何？

丝黛芬妮·裴琳

(STEPHANIE PERRIN): 我是丝黛芬妮·裴琳，来自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法尔扎内·巴迪

(FARZANEH BADI): 我是法尔扎内·巴迪，来自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塔蒂亚娜·特洛皮娜

(TATIANA TROPINA): 我是塔蒂亚娜·特洛皮娜，来自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罗恩·达席尔瓦

(RON DA SILVA): 我是罗恩·达席尔瓦，来自 ICANN 董事会。

艾登·费德林

(AYDEN FERDELINE): 我是艾登·费德林，来自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我是贝基·伯尔，来自 ICANN 董事会。

马跃然 (GORAN MARBY): 我是马跃然，来自 ICANN 董事会。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我是谢林·查拉比，来自 ICANN 董事会。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我是克里斯·狄思潘，来自 ICANN 董事会。

马修·希尔斯:

我是马修·希尔斯，来自 ICANN 董事会。

拉菲克·丹马克

(RAFIK DAMMAK): 我是拉菲克·丹马克，来自 NCSG。

卡勒德·库巴

(KHALED KOUBAA): 我是卡勒德·库巴，来自 ICANN 董事会。

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 我是里昂·桑切斯，来自 ICANN 董事会。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我是艾芙丽·多利亚，来自 ICANN 董事会。

乔治·萨多夫斯基

(GEORGE SADOWSKY): 我是乔治·萨多夫斯基，来自 ICANN 董事会。

马修·希尔斯: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直接来到问题环节。但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展开讨论，而不只是处理问题就继续往后。如果有希望讨论的跟进问题，非常欢迎。

我们共有 NCSG 提出的五个问题。希望我们能全部讨论。但若不能，欢迎大家提交自己的观点。

我想你们希望先回答董事会的问题。是这样吗？谢谢，法尔扎内。交给你了。

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然后可以开展讨论...非常感谢。

法尔扎内·巴迪：

谢谢马修。我是法尔扎内·巴迪。

我先从第二个问题开始。什么是你们最相关的长期目标？我们 NCSG 的长期目标是，真正按照指导原则运营，亦即保持 DNS 滥用定义的有限性和技术性，防止 ICANN 作出内容规定；尽量保持 ICANN 的跨国组织地位和维持 GAC 的咨询角色；处理商标过度问题；并实现 WHOIS 中的全球隐私保护。这些是我们的长期目标。

我们的短期目标是，和往常一样监察 ICANN 进行中的各种小组和各个事项。我们尝试在这些多样的 PDP 中灌输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关注第 2 工作阶段问责制建议的采用情况，当然是指全部建议。今年，我们还想让成员更多地涉及和参与政策制定。我们需要更多的志愿者，所以希望培养我们的能力。我们有一门 NCSG 政策课程，将在这方面下功夫。

就是这样。当然，总目标是统治世界。只是开个玩笑。

马修·希尔斯： 谢谢，法尔扎内。有人想补充 — 好的，丝黛芬妮。

丝黛芬妮·裴琳： 她忘了提世界和平。

马修·希尔斯： 好的。谢谢。

董事会有人对 2018 年的相关长期目标和关键目标发表意见吗？

呃，我有一个问题。

考虑到与社群的工作重点相一致，你们如何确保完成自己的工作，如何确保能触及资源问题？如何确保你们有充足的资源来完成工作？

法尔扎内·巴迪： 我们对预算缩减发表了意见，我们告诉了你们不要缩减我们的预算，我们才能开展志愿工作。

我们也不会干坐着不做事。我们会寻找资源来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们根据肩负的使命和一年的预计工作安排而提交额外预算请求时，尽量保持了战略高度。

马修·希尔斯： 跃然。

马跃然： 我可以提问题吗？我不想重复过去几天无数次针对预算提出的相同观点。

有一件事让我不断思索。我们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实际有点僵化，需要换换思路。

为了让大家了解情况，再次说明一下，我们的预算中有 80-85% 都由之前的一项决定固定。其中涵盖了轮流会议的所有方面、翻译 — 我并不是在指责什么。我只是陈述，这占了我们的很大一部分。每年都没有变化。

在这 85% 预算中，还涵盖了各种审核等等。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件事，下一年的预算中，我们预计要开展九项审核，包括启动一项新的问责制审核，这些都包含在 \$700,000 的预算中。

我们进行了计算，如果我们精简审核项目，每年能开展四项审核。这样，我们每年能节省大约 100-120 万美元。因为，在审核的另一边，我们得支持人员。我们不能为 11、12 项审核雇佣人员。因此，我们的各项审核都只由骨干成员完成。然后，

雇佣外部顾问。在项目较少时，我们会重新安置人员，因为我们也不能每年解聘他们。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样。

所以我的问题包含两方面。第一方面，你们如何看待改变审核节奏？还有一件让我不能忘怀的事，自从我加入 ICANN 以来，你们都和我谈到审核工作的疲乏。纸上谈兵的时间太多，而开展实际政策工作的时间太少。

所以我的问题分为两方面。另一方面是，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这包含在 85% 的预算中，我们必须针对如何改变来展开对话。因为我们实际谈论的是章程变动。我认为这是需要通过对话讨论方法的一件事。

另一点，对 85% 预算中的潜在事项是否有需要现在讨论的其他想法？任何事项，包括会议战略等等。请告诉我们。谢谢。

另外，我认为，在我们的世界中，你们占领了很大一部分。

马修·希尔斯：

丝黛芬妮。

丝黛芬妮·裴琳：

谢谢。我是丝黛芬妮·裴琳。

克里斯可能会竖起耳朵听。

我是 WHOIS 审核小组的一份子。我认为现在做这件事简直是浪费时间和金钱。我不认识克里斯，但我也感到特别疲惫。在我花时间做这件事的同时，我们也在努力提供更有意义的意见，最终我们的 WHOIS 工作取得了进展。那么，为什么不 — 我是指，如果我们想回顾上次审核的检查单，可以在解决这个问题后再回顾。

我们缺乏 — 我不会说缺乏人员。我们有很多成员。但是，特别擅长某些领域的人只有那么些。如果他们必须加入五个难搞的委员会，会感到非常疲惫。因为他们不可能去做 WHOIS 审核小组的工作，而丢下 RDS 乱糟糟的工作。更不用提与法律的冲突。现在，我不想不断讨论 WHOIS，但这确实是一个痛点。你们在正常业务过程中不会这样做。你们会说，好吧，今年只开展一项审核，下一年可能开展两项。

然后我们开展剩下的七项审核或是怎样。谢谢。

法尔扎内·巴迪：

我是法尔扎内。

关于审核，我的个人观点是，只要章程要求你们开展审核，就必须有一个时间表。然后你们开展审核。

跃然，我不知道在某个时间，什么事比较紧急，审核必须 —

马跃然：

嗯，它们由章程规定。我认为我们不该将这场会议的时间全用于讨论这件事。但我只是回答这个问题：章程确实规定了在某些时间开展某些工作。我并不认为，我们之前开展工作的时候是汇总前人的成果，而没有审核所有事项的列表。有时，审核需要更长时间。组织审核已经花了四年时间，而该项审核必须每五年开展一次。

我们现在应该来到了第 2 工作阶段。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还没有时间实施，没来得及开始实施然后检查。然而在中途，我们启动了一项新的问责制审核，主要检查我们尚未实施的事项。我认为这当中有多方面的原因。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问题在于，我们从未查看时间表。也许我们应该审视的是我们作为机构的成熟性。

但我们现在做的是，我们一直讨论的是，我们每年可灵活支配的 10-15% 的预算。我们基本不讨论 85 比例的那部分预算。

我知道了你们对预算的批判意见。没问题。我们这个流程就是为了收集这些意见。我只是提出一些问题：章程中规定的 85% 预算，政策，审核结果。这是因为你们和我谈到的一些事情。

比如：“我们做不到。”这是你们 — 我是瑞典人。我不会用你们有时使用的这些有力语句。我只想倾听你们对此的意见。

这不是一项决定，只是我在问你们。如果我们要这样做，将编制一份文件进行公共协商，收集所有意见。

谢谢。

马修·希尔斯：

塔蒂亚娜。

塔蒂亚娜·特洛皮娜：

非常感谢。我对审核简单说几句。我非常赞成我们应该采取更实用的方法。因为你们起草并通过章程后，有时并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ATRT3 审核。因为我们一方面还在第 2 工作阶段新问责制框架工作的中途，还不确定何时能开始审核。然而，去年就在招募志愿者，对吧？

另一方面，我认为应该有早期预警。因为你们之前谈到志愿者疲乏。这两件事相互影响。

审核小组去年招募了志愿者，一些人提交了申请。

但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他们也不清楚到时是否有空，不知道是否仍有时间为小组服务。

所以我认为，社群、董事会和组织可以针对这些进行开放性的真诚对话。比如：看看，我们能推迟这些吗？我们能咨询意见吗？作为参与问责制流程的人，我打心底认为，我们可以推迟这项审核，至少直到我们通过第 2 工作阶段框架。

马修·希尔斯：

谢谢，塔蒂亚娜。

对董事会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吗？或者还有什么意见吗？

最后再说一点。大家知道，我们讨论的是第二个问题，长期规划和战略规划。非常希望大家能对特里莎 (Theresa) 在 MSSI 的战略趋势和战略规划趋势工作提出宝贵意见，还没有发声的请加紧步伐。你们的意见肯定很有帮助。谢谢。

我想，我们现在需要来看给董事会的问题。

谁来介绍第一个问题？

丝黛芬妮·裴琳：

真稀奇，由我来负责第一个问题。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希望能就此进行一些讨论，不受到局限。

马修·希尔斯：

当然可以。

丝黛芬妮·裴琳：

首先请容我开个大玩笑？跃然昨天也开了几个大玩笑。所以他现在很忙。

我实际将你们的所有模型称为意大利面式模型，因为你们就像将所有东西都甩到墙上，看看什么能粘住。

正如托马斯·李凯尔特 (Thomas Rickert) 昨天所说，这个模型的很多东西都陷入了僵局，你们知道吗？它在某些方面优于之前的模型。这要感谢你们。

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你们听取了我们的意见，还是因为你们本来就知道更好的方式，只是最初给我们一些更差的模型。哎，我并不是随便说说。

有几件事我们在昨天的跨社群小组上已经提出来，需要开展一些工作，我自己不想一直谈授予 GAC 分级访问权限这件事。但我们还是快速过一遍几件事吧。

我听到一个谣言，分级和分层访问模型之间存在一些歧视。分层是指大家都能访问各个层次的内容。分级是指将数据分为不同等级，各个等级的访问权限只能访问对应的内容，这存在一定歧视性。我想这是一个新定义，如果有人通过并接受这种模型，先要进行定义，因为我们并不像谣言所说那样看待这个模型，数据保护机构 (DPA) 也不会那样看待。我先把这个事情讲明。然而，大家从哪里得知此事已制定的呢？我们昨天说了，此事不会很快完成。我们希望由多利益相关方制定此事。我们只是认为 GAC 应该做执法部门的工作。这个工作有很大的工作量，将花费他们很多时间。所以，这个工作就足够 GAC 去做了。我们剩下的人来完成其他层的工作，包括其他的责任方和参与方，网络犯罪执法人员也包含在内。我们认为制定标准

是正确的方向。鉴于还有五年才能有 ISO 标准，我们如何能得到标准呢？我仍然认为值得做这件事，但不知该用什么方法。

马跃然： 我猜你想开始，马修？还是你希望我来开头？

马修·希尔斯： 希望交给你或贝基。

马跃然： 谢谢。我还在想你今天要回答所有问题呢。

马修·希尔斯： 在你之后。

马跃然： 好的。谢谢。我先和以前一样表达一下欢呼雀跃的心情吧，很高兴能有这个发言的机会，哈哈。我们具体谈谈 GAC 吧，因为你们提出了相关问题。计划中绝没有提到让 GAC 参与运营。我们让它做两件事。第一件，充当信箱。我们不会让 GAC 做任何有关执法的决定。我们让各个国家/地区来做这个决定。然后，他们通过 GAC 向我们提供该信息。所以，GAC 在该决策过程中没有任何角色。

另一件，我们要求 GAC（后面我会讲到原因）不从事运营，但要制定一套行为准则，一种规则，用于警察机关以外的组织获取该信息。该行为准则及其执行可由 WIPO 这样的组织检查。我可能会与 WIPO 谈谈这件事，因为我还没谈，但这就是我的想法。GAC 这样的组织不具有运营角色。

还有几点重要事项。我们经常说 GAC 是我们社群的一员，对他们有特殊的规则，但事实上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从如今了解的情况得知，DPA 是政府的一部分，他们与政策部门处于相同的薪酬体系下，虽然这个情况可能会变化。在很多地方，DPA 都是政府的一部分。他们认为 ICANN 是自我认证组织。如果 ICANN 那样做，他们可能会认为我们非常接近于自我认证组织。而我们至今为止的理解是他们想让政府涉及其中，但这可能发生变化，也或者我们理解有误。所以我们有了名为 GAC 的实体，由各个政府组成。

但我想指出另一件事，我为什么要做这事？原因在于，我必须遵守社群规定合同中的政策条文。我个人可能喜欢或讨厌它们，但我不能无视它们。另一方面，我得遵守法律。所以，我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点。例如，如果社群规定的政策或合同安排不存在，我可能会选择另一种方式。这就是我必须找到的一种平衡。你们不一定需要这种平衡。但当你们希望更改政策时，我就会向董事会和其他所有人谈到这点，我们应该继续政策流程，否则社群制定的政策条文和 GDPR 执行规定之间会产生冲突，这就不好了。

所以忘记 WHOIS 吧。假设我们是第一次做 WHOIS，还没有 WHOIS。由谁干什么呢？一条线就是模型 3，亦即你们必须有正当流程。你们必须有法院指令才能获得任何信息或访问信息。当我们审视社群制定的政策条文时，我们尝试将自己抽离出来。然后倾听 DPA，尽量倾听，这是另一条线。我们尝试在这两条线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现在我们处于八个月前预期的位置。我们得到一个混合模型，干得漂亮！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它。但是，你们都知道，两边都有反对的声音。是的，昨天有人为我在 T 恤上印了这样的字：我平均分配（听不清）。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由于我们一直努力保持透明度，所以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将这本烹饪书发送给 DPA，同时向大家公布。在烹饪书中，提出了社群内未能达成结论的所有问题。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将把昨天会议中的一些问题加进去，我们也在尝试在日程表中另插一场会议，但不知道情况会怎样，但我们会尽量，让大家可以在会上问 J.J. 有关烹饪书的一些具体问题。然后，我们将与 DPA 展开讨论。

无论结果怎样，都没有实施时间。实施时间非常少。如果我们在该法律生效前，不能得到 DPA 的坚定指导意见，那么我们的 WHOIS 有可能分化。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法律的具体条文，如果有争议，就可能产生分化。还记得即便是旧法，有时也会听到大家的争议。但是，大家也必须遵守旧法。这是一种说法。另一方面，它从未在法院经历检验。我们的 WHOIS 已

有 20 多年的历史，却还没有人站在欧洲法律的角度检验过它。所以我们基本上不得而知。但我们没有法律实际条文的良好解释。

我们现在需要这。那就是我们对 DPA 提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对 DPA 指出的风险。我必须得说，我们现在与 DPA 维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们非常尊重他们的辛勤工作。我们还告诉 DPA，我们非常期待能在法律实施前得到他们的更多信息，大家一定都很希望得到。谢谢。

贝基·伯尔：

我就补充一下时间问题。我们离法律实施的时间越来越近，但我们都还不知道实际要求和实施方式。你们也比其他人更加了解，我们在 ICANN 讨论 WHOIS 已有 20 年之久，但还没有什么动机让大家围在一起达成协议。GDPR 至少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动机，让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展开知情对话，以便达成协议，现在的背景是法律已经制定，大家知道，我们一旦得知具体要求，就不能对一些事情妥协，因为法律就是法律，ICANN 必须遵守法律。

但我也了解了你的观点，我们得到一些澄清信息后，仍然需要一些时间来进行整合。我认为这就是组织正在与 DPA 展开的部分对话。

现在的关键点是，我们能否让 DPA 以有意义的明确方式参与进来，为我们提供指导，回答我们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向

政策制定流程提供信息，则可避免这样的情况：大家站在房间的两边，一边的人说 GDPR 的意思是这样的，另一边的人说 GDPR 的意思与此完全相反，而大家都不能解决它。我要提出打破历史的一点意见：我们需要 DPA 在房间内。他们必须和我们在一起。

丝黛芬妮·裴琳：

请容我接着说几句。希望董事会的每个人知道，如果我们直接与你们交谈，是因为我们珍惜你们为倾听我们的意见所付出的时间和秉持的真诚。请原谅我的嗓音，都是狂欢惹出来的。之前在 GNSO 有关 PDP 的讨论中，不断遇到取舍难题，完成一个 PDP 花了太长时间，让人精疲力尽。事实上，其中的有些参与者由客户支付时间费用，而时间很长。他们代表了一种观点。我也代表了一种观点。也许唯一不同的只是，没人给我付费。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承受吗？一直没有停。我看过太多的影视作品，由于我不是律师，所以就靠从这些作品获得的相关法律知识了。你们知道吧，在某个时候，法官会说：原被告双方接受本法庭宣判，诸如此类的话语。我们也可能需要这样的。因为此事再继续十年非常不公平。我们需要某个机制，也或这就是将来要发生的情况，因为在 RDS 小组，我得向查克·戈麦斯 (Chuck Gomes) 带去我的安慰之心。他一直不能让人们停止忽视现实，开展这样那样的工作，不，我不会把文档中的一项项工作都读一遍。大家知道吧，这很滑稽？这件事很紧急。我们必须解决。所以，你们在之前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倾

听 DPA，而现在开始倾听，我听到后颇为震动，这极大地促进了民主性，他们能参与进来这点很棒。但我认为，他们不能在法律层面加入 ICANN，参加 PDP 并修改 RDS。我认为他们将不会给我们制定框架，是吗？

马跃然：

你说得对。从法律上看，欧洲政府难以参与 PDP，当然 GAC 实际也是这样，单独的 GAC 成员也难以参与。因为作为一位老公务员，你用纳税人的钱，代表你的国家/地区，因此，你会根据政府内的决策人意见行事。你不能有所偏离。所以，你在 PDP 中不能临时决策。这是尊重纳税人的钱，尊重议会民主制。DPA 和其他欧洲当局对此有特殊的规定，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必须平等对待所有人。我知道，在你们看来这就像一场剧那样跌宕起伏。我已经干了七年之久。

但第 29 条工作组可以作为一个集体行事。尤其是在新法律生效后，这个集体在法律中有所规定，称为数据保护理事会。他们目前是一个志愿性安排。他们从第 29 条工作组给我们来函，回想起来，我们也许应该早点开始对话。数据保护理事会拥有更多法定权力后，与各个 DPA 展开了交流。他们实际协定了一些内容。所以你是对的，他们不能参与。但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知识或不愿意，而是因为有一定的形式要求。请容我这样说，我认为 ICANN 作为一个机构，也必须找出与政府交流的更好途径，以便了解在我们的使命中需要的东西或需要保

护的东西，我们在实际中如何交流互动。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做这件事，包括论坛，我们得确保当政府讨论我们有技术方面兴趣的问题时，我们也在当场。但也要确保，ICANN 不是一个政治组织。

马修·希尔斯：

其他人对 GDPR 有什么意见吗？好的。下面轮到谢林。

谢林·查拉比：

丝黛芬妮，我似乎听到你说了其他的事，关于 PDP 的成员、效率和时效问题。你也谈到这些了吗？

你说参与的人数太多，有人会得到报酬。大家脑中没有时间紧迫性，是吗？是——

丝黛芬妮·裴琳：

我认为，这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一个根本缺陷，好吧，我并不想指出知识产权人员，但为什么不呢？当然要。他们在那儿是代表他们的客户。他们通常会得到客户的报酬。他们所在的协会具有代表性。这些都是我们模型中的一部分。

他们根本没有妥协的动机，让这些人员参与并表示：“好的，我需要这个、这个、这个，但我愿意放弃那个”，这从来不容易办到，因为客户付费给他们不是为了干这些，而是为了得到所有，你们知道吧？

我们并不是在这儿开展辩诉交易，是吧？我们等于被软禁了两年，我们会解决的。这不是我们本该做的事。

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件事呢？因为在 RDS，我必须说令人万分沮丧。你给他们一个尽心编制的文档，比如是由柏林小组编写。组员都是数据专员，都是独立的权威机构。然而，文档的有效性还是被质疑。

大家得加油了。时间越来越近，如果我们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折中方案，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将不得不停掉 WHOIS。告诉你们吧，我们将不会接受任何旧的更低行为准则。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得知，在我们定好标准前，他们的临时解决方案是采用行为准则。但这些准则将不会模糊其辞。让我来告诉你们吧。其中会有审计，会有严格的协议，人们受到一定限制。而这些你们都不能寄望于律所中的任何人。我可以再举一些例子，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是吧？

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我们，公民社会并不希望浪费时间找 ICANN，而是寻求更轻松的结果，找注册服务机构，而本不应该找他们。或者是寻求某项增值服务，而这也不是本应寻求的，因为执法部门使用他们的产品。我们需要帮助公民社会弄清如何获得认证 —

马修·希尔斯：

丝黛芬妮，抱歉。

丝黛芬妮·裴琳： 如何获得认证从而继续抓取数据。

马修·希尔斯： 丝黛芬妮，我们真的需要往后了。

丝黛芬妮·裴琳： 是的，我能说好几个小时。这真是一个问题。

马修·希尔斯： 法尔扎内，你 — 好的。

法尔扎内·巴迪： 我非常希望对 GDPR 发表一点意见。我们在该法律生效前实施分级访问不太现实。并且，我们也在发送给你们的许多信函中提过，我们还担心 WHOIS 做法产生分化。所以我们不清楚，你们认为在法律生效前使用模型 3 的概率有多大？法律生效后，我们可以制定出分级访问模型。这样，我们可以有更多时间了解 GAC 将在分级模型中充当的角色，社群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对分级访问模型提出诸多顾虑。

因为如果现在匆忙落实分级访问，我们担心这种访问模型会保持现状，不会在之后改善，就一直不变了。所以我不清楚，你们认为就先使用模型 3 的概率有多大？

克里斯·狄思潘：

跃然，我能否试着回应一下。

法尔扎内，我只是简单说几句，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往后走了。在我看来有三个可能的结果，对吗？第一个，我们大家将共同制定一个模型，与此同时维持现状。现在这是有可能的。这是一种可能，对吧？

第二个，在我们制定模型的同时，我们得到 DPA 的指导意见，从而能在短期作出少数容易实现的变动。

第三个，什么也没发生。我们没有得到指导意见。我们基本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帮助。那么会发生什么呢？我认为如果没有模型 3，大家作为一个商业实体，就躲避于一个最封闭的环境，因为你们认为那最安全。

然而实际上会产生 WHOIS 分化，因为一些人将关闭所有内容，而其他人将关闭部分内容，这很危险。

但问题是，现在我们没有掌控力。我们正等人们来提供一些信息。

呃，我们需要进入下一个问题了。我担心时间不够。

马修·希尔斯：

谢谢。法尔扎内，你要介绍下一个问题吗？还是希望直接听我们的意见？

法尔扎内·巴迪：

我简单谈谈问题的背景。我们在第 2 工作阶段针对管辖权建议开展了大量工作。我们提出了一个 ICANN 社群从未讨论过的问题，亦即制裁及其对 DNS 访问的影响。此管辖权小组的一些建议真正能促进域名注册人和其他 DNS 客户的访问。

我们认为促进客户对 DNS 的访问属于 ICANN 的使命所在。ICANN 应尽一切努力减少限制此访问的任何类型阻碍。

所以，当小组得出建议的时候，小组成员全部表示支持。小组成员包括我、塔蒂亚娜和其他几位。当建议开始征询公众意见的时候，我们已经事先与董事会的几位成员交谈过，并请他们抱着积极的心态看待，看看能否全面采纳建议。然后是公共评议期，收到公众意见后，董事会对建议尤其是 OFAC 许可证的回应不是非常乐观。

所以我们有点困惑，如果 ICANN 的使命是促进对 DNS 的访问，那么应尽一切努力促进访问和履行使命。所以，我们对这种不是很乐观的结果感到吃惊，如果大家看看公众意见和董事会意见的分析，便可看到橙色表示是的，我们支持，但有一些顾虑。董事会的几乎全部意见都是有点橙黄色的状态。没有一处绿色。

[笑声]

我们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们将怎么做？你们对此有什么计划呢？

马修·希尔斯： 谢谢，法尔扎内。交给艾芙丽了，讨论一下。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我想查看所有事项的概率真正关系到一个事实：董事会和 ICANN 组织将需要一起查看所有建议，了解如何进行全部事项，并将通过一个流程来研究如何开展。一旦我们知道如何开展，需要多久，花费多少等等，就可以开始衡量全部事项，排出优先顺序。

我认为回答并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们不支持这样做。”反之，回答代表了这样的意思：那需要些什么？它需要多长时间？困难程度如何呢？流程是怎么样？它将对其他方面产生什么影响？

我想，这并不表示董事会本身不支持，只是一方根本不知道另一方怎么做这件事而已。所以必须展开初步研究，明确各种方法的付出、时长和花费。

马修·希尔斯： 谢谢艾芙丽。
有人接着发言吗？

法尔扎内·巴迪： 是的，非常愿意。很高兴你主管了问题的回答。
[笑声]

谢谢。这是一个积极的回复。但是，我认为涉及 DNS 访问时，这些受制裁国家/地区人们的域名不会被没收。同样，当涉及 OFAC 许可证时，某些申请人并不会失去成为注册管理机构的资格。所以，我们认为这属于 ICANN 的使命。大家不应考虑这件事的机会成本。当然，大家可以考虑这个流程将花费多少，但我知道这个流程具有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如何获得 OFAC 通用许可证，我们必须为此付出多少努力。

但不同于平时的态度：“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这件事的成本”，我更倾向于一种更温和的方法：“是的，这些顾虑都是对的，但我们还是必须考虑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流程。”谢谢。

艾芙丽·多利亚：

是的，也许可以换个更好的说法 — 机会成本确实是一种非常商业化的说法，我们必须衡量每件事的成本，看看我们能做什么，在一段时间能做什么，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然而，是的。

拉菲克·丹马克：

艾芙丽，我并不想为难你。我认为，如果我们能谈谈第 2 工作阶段 (WS2) 的整体建议会更好，因为如果查看每个次级小组的意见，都有关于预算、成本等等的这类谈话。这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将会实施建议吗？如果我们得到董事会的保证，表示是的，我们理解需要花费部分预算。并且我们得到提醒（听不清），我们在处理建议尤其是涉及实施细节时，必须予以考

虑。所以，如果我们得到保证称这件事将会发生，那么就知
道，虽然可能花费比预期更长的时间，但能保证建议是否获得
批准不会依据预算这个单一标准。

马修·希尔斯： 谢谢，拉菲克。

谢林？

谢林·查拉比： 是的。所以董事会这周将与 WS2 联合主席和报告员会谈。会
议有两方面目的。一方面，讨论所有建议，看看董事会意见是
否与建议相一致。如果不一致，有哪些不同，我们如何解决？
我们认为没有多少不同，对吧？是这样。

我们审核了这项实践。其中有两三个领域是我们真正认为存在
原则问题的，尤其是它是否符合全球公共利益这点。所以，我
们将展开一场开放而坦诚的谈论。我的意思是，和经常说过的
一样，我们大家一起处理。我的意思是，没人希望拖延什么或
不做什么 — 没有理由。这是我想说的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谈论实施问题，对吧？我们已经通过了关于 WS2
的一项决议，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决定我们原则上将同意所有
建议，但前提是建议符合公共利益。如果我们要反对一项建
议，必须有董事会将近 2/3 的多数人投票支持，才能提出反对
意见，是吧？

所以，董事会的意思是，在我们作出任何最终决定之前，需要 CEO 提供一份估算了成本的实施规划。例如，假设我们同意所有建议。你们是否会一次性实施全部建议，不考虑成本？不考虑资源可用性？还是你们会制定计划，安排在两三年完成实施，诸如此类的？我还不知道，因为我还没看总体建议。

所以大体上我们是同意的。但有几个领域我们不同意，并且我们需要明智对待实施工作。所以我认为，我们持有积极而非消极的态度。

我们需要合作开展这件事。当我们与他们坐下来时，很有希望将对后续步骤和前进方向达成共识。

马修·希尔斯：

跃然，请简短说几句，以便我们能往后走。

马跃然：

有时，我会因要求结构和流程而被指责。但这些实际来源于章程，其中对事务的开展方式进行了规定。

真正的事实是，第 2 工作阶段的事务必须放入预算提案，让社群做决定。

所以董事会很难说：是的，这件事将这样做。因为涉及资金时，就需要回到预算上，而预算最终必须由社群通过赋权社群流程来批准。

我希望传达的讯息是，这不仅是预算问题，也是我们如何展开相关对话的问题。

马上讲完了。这些事务部分甚至需要社群的更多工作。

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与社群的不同部分展开与实施相关的对话。我只想补充谢林所说的。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

谢林。

谢林·查拉比：

只是提醒大家另一件事。在 WS1 中，我们依靠储备资金支付大部分费用，几乎达到 3600 万，对吧？

我想，现在的储备资金还没有这么多。我们将不会极大程度依靠储备资金来资助 WS2。我们必须在这之外另想办法。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不同的方法。所以存在时间性的限制。如果我们都主张把全部储备资金用来资助 WS2，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这种做法在财务上不负责任。

所以我们必须找出不同的财务规划方法，保持明智。我们要说的就这些。

你们有不同意见吗？

法尔扎内·巴迪： 没有。

谢林·查拉比： 没有？好的。谢谢。

马跃然： 那么接下来继续后面的讨论。

马修·希尔斯： 我们来看第 3 个问题，虽然我们已经多次提到预算。法尔扎内，谁想介绍一下第 3 个问题？艾登。谢谢。

艾登·费德林： 谢谢。抱歉。我知道你们在昨天的公共论坛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大概探讨过，但在 2019 财年预算草案中，提出了多项费用缩减，这些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的政策工作，因为我们的成功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一个便是拥有参与政策制定流程所需的资源。所以我们就想提醒你们注意，如果这些费用缩减要执行，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

在预算提案中，额外预算请求的金额缩减了三分之二，并且 CROP 被裁掉。然而，我们依赖这两个项目向成员和其他有兴趣的各方告知各种 ICANN 政策问题的状态。我们利用这些项目发展自己的能力，促进对 ICANN 政策问题的参与，我们还

通过这些项目招募更多志愿者加入 ICANN 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

我们认为，这些项目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回首过去数年的成果和实现的志愿者人数增长便可得知。例如，去年我们发布了 31 条公众意见。而在前年，我们仅发布了 7 条。上个财年，我们充分利用了 CROP，而在之前未能如此；我们也比往年更多地用到预算请求。我并不是说引起变化的就这两方面，而是说我们一直使用这些资源来提升自己。

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作为 NCSG 不应缩减预算，或社群不应缩减预算。完全不是。我们只是认为缩减应该扩展到董事会和整个组织，而不只影响我们。

所以我们很想知道，董事会是否认同这个观点，即缩减措施应公平，不能仅显著缩减社群费用。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艾登。下面轮到罗恩。

罗恩·达席尔瓦：

好的，直接回答你的问题，董事会是否同意缩减？我们实际还没有处理此事务。现阶段的流程是，组织将预算提案放到了社群面前，收集所有反馈。我们将把反馈和 ABR 请求（额外预

算请求) 纳入考虑, 是吧? 那是同时展开的另一件事。然后根据
需要修改预算提案, 再通过财务委员会最终提交给董事会,
以获得支持和批准。

所以现在还处于流程的很早阶段, 董事会实际还没处理此
事务。

但我就谈你们提出的几点具体问题吧, 因为我认为社群的这个
部分依赖一些资金主题。英才计划、CROP 资金和 ABR。

我认为, 组织在初步提案中做的一件事是, 侧重于社群参与
ICANN 活动的核心要求。然而 CROP 通常用于 ICANN 以外事
务。而且, 2019 财年的会议地点和场所费用预计会稍高。所
以, 为了确保 48 位受资助的 GNSO 成员还能参加 ICANN 会
议, 增加了相应的资金以弥补增高的费用, 且所有的选区差旅
水平都有所提高。

因而, 这份预算提案真正关注的是确保核心的选区差旅有足够
的资金。

相应地, 提案提出了一些缩减项目, 以弥补支出。我想跃然昨
天已经多次提过, 其中一些缩减的原因是, 参加这些会议的工
作人员更少, 缩减后能弥补预计增加的部分差旅费用。所以董
事会范围内都进行了缩减。只举其中几个例子。

回到你最初的问题，我们将作为董事会处理此事务，并且非常严肃地对待，非常感谢大家针对机会问题尤其是组织这一部分提出的观点和顾虑。

所以谢谢大家！

马修·希尔斯：

艾登？你想再谈谈这吗，艾登？

艾登·费德林：

是的，接着简单说几句，谢谢罗恩的观点。我只有几句话。第一，社群没有选择会议的举行地点，实际上，费用更高的会议地点中选这个事实完全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内。CROP 是核心预算的一部分；然而，该计划却在没有进行任何社群咨询的情况下被取消，这从程序上看不寻常。

第三，我稍微改了下问题，因为我认为直接问你们对这些费用缩减的看法有点不公平，所以只是提出了一般观点。你们是否认为费用缩减应公平、公正？至少我认为人员费用在增加，然而对社群的支持没有同样增加。

一些人认为，ICANN 组织不重视志愿者所做的工作。我并不是说我同意这个观点，但这至少是目前存在的一种观点。

谢谢。

马跃然：

很好，这让我可以改变一些观点。

首先，会址轮换由社群决定，规定了我们必须在世界各地召开会议。当然，一些会址会比另外一些花费更高。据我所知，我们从未到过日本，上次也是第一次到阿拉伯国家/地区。如果我们应改变会址轮换，应该由社群与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提了出来。

其中一项大笔费用是 — 我提到这些事听上去像（听不清），但我没有这样的意思。

这间会议室现在就坐着我们优秀的翻译人员。我们这儿实际召开了 299 场会议，很多都得到了翻译支持。我们有时会在凌晨 7:00 开会，这意味着我得让他们 6:00 到，这样他们也可以睡一下。会议本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二，我们做的每件事，无论是莎莉 (Sally)、戴维 (David) 还是会议团队做的事，大都为了积极支持社群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但当你们的资金有限时，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我们希望在这儿召开 ICANN 会议，我认为这很重要，而这会附带产生一些费用。所以，提出了将闭会期间会议减少一天时间。我们做的每一件事 — ICANN 组织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支持社群。

我就给大家列举一些数字。实际上，我们将下一年的社群差旅补助增加了 13% 以上，我想应该是这么多，但将工作人员的

差旅补助减少了大约 10%。其中的一个原理是，前往一些会址的费用更高。从数字上来看，这就是我们做的。

今年，在 2019 财年的预算中，我们实际减少了内部的费用，约合 850 万。这占总预算的 6.5%。在效率收益方面，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做事方法，运用辗转挪移之术。

下一年，即 2019 财年，我们不会增加那么多人员。我们今年实际是因为社群决定的一些项目而增加了人员。

这听上去有些呆板和自我保护的嫌疑。我第一个意识到，我们从未有机会以正确的方式与社群展开此讨论和对话，我希望能找出更好的做事方法，因为其中的原理是，我应该抛出一个预算提案，而不是给出一个决定。我们实际的做法是向你们征求意见，结束后我们董事会将查看所有意见，尝试调查和融入这些意见，全面权衡，然后提出修改后的提案，与赋权社群探讨。这就是相关背景。这从理论上讲很不错。讨论这件事越多，我越来越主张制定一个两年预算流程，这样我们便有时间就 ICANN 作为一个机构的优先事项展开对话。我的个人观点是，我们对社群施加了太多压力。你们没有时间反应。我甚至也没有时间首先完成我的全部工作，因为时间很紧张，我们用了 15 个月制定关于这的 12 个月预算，其中还包括 IANA 预算，这实际也是 ICANN 总体预算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就这部分征询过你们的意见。我想，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这件事。

所以一直有对话，只是时间太紧迫。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

谢林，简单说几句吧，之后我们必须结束了，很遗憾。

你想现在提出意见吗？是吗？好的，之后是谢林。

法尔扎内·巴迪：

谢谢。我只想提下，必须有种措施例如机制，用于调查服务的影响和使用情况，然后来看这些服务是否没有使用，然后针对没有使用的服务缩减费用。拿口译作为例子。如果口译服务没有使用，而你们能衡量使用情况，那么可以缩减该费用。

当我们看到数字，当我们看到有措施表明我们真没使用某些服务，自然能保持明智并了解事情。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法尔扎内。

谢林。

谢林·查拉比：

我会很快，但我不会谈服务，而是谈我想说的事情。

我想说，如果我站在你们的角度，便会完全理解你们的立场，因为你们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到的是自己的关注点，看到 CROP 这样你们需要的项目被缩减，便表示不满：“为什么是我？我没法工作了。”如果我站在你们的角度，也会这样想的。

现在我希望你们能站在我或其他人的角度想想。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会有相同的观点 —

马跃然：错了，是不同的观点。

谢林·查拉比：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大家都面临着问题。非常公平。无论缩减哪里的预算，都有人感到非常不开心，因为大家都在尽最大努力做好工作。他们并不可能为了娱乐做这些，对吧？这是件痛苦的事。

所以流程的某方面必须有所改进。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但现在请你站在跃然和我们的角度想想。这一次，我们将收集所有意见，将每条意见纳入考虑，尽量在这两方面取得平衡：肩负的财务责任，以及我们确保社群（大部分由志愿者组成）有效参与 ICANN 事务且你们能完成自己工作的愿望。

虽然不能做到一百分，但我们已经听到大家的意见，我们会将所有顾虑考虑进去。

谢谢。

马修·希尔斯： 很遗憾，我们的时间到了。

丝黛芬妮，请花十秒钟说几句。非常快。

丝黛芬妮·裴琳： 十秒钟。我是丝黛芬妮·裴琳。我被告知，不能再谈论 COSO 框架。

我们这需要的是某种节奏快的投资评估，才能快速前进。然而，我们的所有评估局限于这些愚蠢的审核，我们并没有采取适当的方式。

我们需要非常快速地评估事项，例如翻译服务，然后修正。不要在五年后再修正。

谢谢。

马修·希尔斯： 非常感谢，丝黛芬妮。很抱歉，我们不能谈最后两个问题了，但我们将在后面探讨。

非常感谢。

马跃然： 我非常珍视这次对话。非常非常棒。谢谢。即便是凌晨的这个时候也没有遮挡大家的光芒啊！

马修·希尔斯： 好的。非常谢谢大家。结束了。谢谢。

[会议记录结束]